

人物传记

《奥古斯丁小传》

第七章 担任了希坡主教

三九五年初，足智多谋、心思敏捷的希坡主教瓦勒留（Valerius）写信给迦太基的大主教欧里纽斯（Archbishop Aurelius）——欧里纽斯统管非洲各地的教会，请求欧里纽斯，把奥古斯丁按立为辅佐主教（Coadjutor Bishop）。瓦勒留惟恐奥古斯丁被外地的教会请去，这样希坡教会就白白地失去了一个满有恩赐的和富有份量的继承人。这项建议原本不符合教会的法规和惯伊。

瓦勒留的建议本是好意，却引起了一些争论，特别是有人提出奥古斯丁早年曾是摩尼教徒。

三九五年十二月，奥古斯丁终于获准，被按立为希坡的辅佐主教；一年后，瓦勒留逝世，奥古斯丁被扶正为主教。

奥古斯丁担任希坡主教之后，就与北非各地的多纳徒派（Donatists）发生争执。多纳徒派因其领袖叫多纳徒（Donatus）而得名。认真说来，多纳徒派在开始时并不算是异端，在某些信仰方面甚至比罗马教更纯正，他们是最早正面与罗马教公开分裂的北非基督徒。

早在三〇三年——奥古斯丁出生前半个世纪，在罗马皇帝丢克里田（Diocletian）迫害基督徒时，北非有许多基督徒否认了耶稣，改变了信仰；多纳徒派认为这些人不得再返回教会。至于有些主教，在受迫害期间，向罗马政府当局上缴圣经，任由政府官员烧毁圣经；多纳徒派认为这类人是叛教，没有资格担任主教，和主持圣礼。三一二年，多纳徒派反对开其良（Caecilian）被按立为迦太基的主教；多纳徒派认为罗马教既不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，就决定脱离罗马教，并按立自己的领袖多纳徒为迦太基的主教。多纳徒担任迦太基主教四十年，与罗马教按立的迦太基主教开其良分庭抗礼，公开对峙。

当奥古斯丁接任希坡主教时，在希坡的多纳徒派信徒的数目，还超过罗马教徒。

可惜的是，在奥古斯丁担任主教职位那段日子，多纳徒派开始变质和蜕化，他们用肉体的办法，成立了“围剿者”（Circumcellions），一种类似游击队的武装小组；“围剿者”以恐怖的手段，对付天主教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初期曾喊出一个属灵的口号“皇帝不要干预教会”；但是后期又抱怨皇帝不支持他们，而多次向皇帝陈情，可说言行不一致。

在非洲的吉尔多伯爵（Count Gildo），本是异教徒，多年来为罗马皇帝何挪留（Honorius）不和；多纳徒派中的著名主教奥达杜斯（Optatus of Timgad），为了巩固地方上的势力，竟然与吉尔多伯爵在政治上结盟。奥古斯丁于是抨击多纳徒派，说奥达杜斯身为主教，不应该作为异教徒的盟友。

多纳徒派在后期最严重的错误，是他们认为罪人不能成为基督的教会的肢体；他们忘记了宝血的功效。每当多纳徒派在受洗后，又犯罪失败时，他们就难于自圆其说。

四一〇年八月二十五日，罗马皇帝何挪留惟恐失去罗马教的支持，召集罗马教和多纳徒派的高幸会议，来仲裁他们的纠纷。主持仲裁会议的却是罗马教的中坚分子马瑟林纳斯（Marcellinus）。奥古斯丁在双方激烈争辩时，默不做声；到了总结发言时，奥古斯丁代表罗马教，以充分的圣经论据，驳倒了多纳

徒派。四一一年六月九日，马瑟林纳斯把仲裁会议转变为宣判会议，即时宣布多纳徒派不算是基督徒，封闭了所有多纳徒派的教堂；多纳徒派从此转入地下活动。

博饶本（E. Hamer Broadbent）在《走天路的教会》（The Pilgrim Church）一书中，对奥古斯丁当年的表现有微词。博饶本写道：“奥古斯丁口口声声为教会合一大发热心，却不能容忍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或看法上的差异，结果反而忽略了教会那属灵活泼而不能摧毁的合一性质，没有认识到所有分享神的生命信徒，因得救重生而联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。……他和多纳徒教派争辩时，曾经这样说过，教会为何不能用武力来使失丧的人归回呢？……他一方面认为教会是个地上的组织，却为了顾全组织的完整性，不惜用强迫的手段，来维持这肉眼看得见的外在的合一。……这样的教导，出自这么一位属灵权威的口中，很快地促成罗马教不惜採用高压手段来迫害人的作风。”

奥古斯丁坚称，他不想再卷入任何有关教义的纷争，希望多把时间放在教会的牧养上，和从事一些有待完成的文字工作。可惜的是，这个愿望终于落空，始自四一二年，他又要耗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，去谋求对策，来对付他信仰上最危险的劲敌——伯拉纠主义（Pelagianism）。

伯拉纠主义的创始人是伯拉纠（Pelagius）。根据亨利窝斯（Henry Wace）和威廉皮尔斯（William Piercy）的查考，伯拉纠应是爱尔兰人（Irishman），但奥古斯丁则称伯拉纠是英国人。伯拉纠大约生于三七〇年，他的品格高尚，为同时代的人所称许；奥古斯丁敬佩他，说他是圣洁的和正直的基督徒。四〇一年，伯拉纠来到罗马；罗马城作为基督教的中心，却道德败坏、藏污纳垢，使伯拉纠大为震惊；他就留在罗马宣教，好在话语上服事众信徒。他的动机，是要在灵性上帮助信徒；但在教义上，他却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。伯拉纠不承认罪性是从亚当遗传下来的；他否认原罪，认为救恩决定于人的意志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他既强调人的自由意志，要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，就忽略了神的恩典的决定因素。后来伯拉纠虽承认神的恩典，却认为神的恩典乃是按照人的行为而赐与的。

奥古斯丁根据自己的经历，强调救恩来自神白白的恩典，出自神那不可抗拒的拯救世人的大爱。奥古斯丁指出：伯拉纠主义否定原罪，不认同人类全然堕落，否认预定论，完全违背圣经的教训；奥古斯丁又说，伯拉纠主义夸大个人的能力，夸大意志的作用，以为人并不需要倚靠神。

四一七年，罗马教会宣布伯拉纠派（Pelagians）的信仰错误，但是许多伯拉纠派的中坚分子，心里不服，其中反对最力的，要数朱利安（Julian）。

朱利安生于三八三年，是一位主教的儿子。他的父亲与奥古斯丁是好朋友。四〇八年，当朱利安升任教堂的执事时，奥古斯丁还曾邀请朱利安到希坡做客。到了朱利安被擢升为意大利厄格兰南（Eclanum）地方的主教，其后并公开加入伯拉纠派的阵营，朱利安与奥古斯丁从此就壁垒分明，断绝了往来。

朱利安把伯拉纠的看法极端化，宣称人凭着自由意志，可以不必再依靠神。这样就使整个伯拉纠派变成了异端。四一八年，罗马新任主教佐西缪斯（Zosimus）正式宣布伯拉纠主义为异端邪说。